

## 一叶落知天下秋

◆管淑平(山东)

落叶,最先察觉到秋天到来的气息。不然,古诗文里,怎会流传着“一叶落而知天下秋”的句子呢?

想来,最浪漫的还是《唐子西语录》里的:“山僧不解数甲子,一叶落知天下秋”。山上的和尚不懂得如何计算甲子与日历,只知道观察自然,当见到一片树叶落下的时候就知道秋天已在不远处了。落叶,与秋天的联系,竟是如此的微妙,像是一种约定,没有文字的凭证,也没有开头的承诺,只是恰逢其时就来了,没有早一步,也没有晚一步。

记得早年久居乡村时,每到处暑前后,树叶儿渴望自由的心情就有点迫不及待了,一片接着一片地挣脱树枝,盘旋、纷飞,最后悄悄地落在地上。这时候母亲定不会忘了要好好地把挂在堂屋的日历。只见她小心翼翼地将日历从墙上取下来,轻轻地翻开,先看看日历上的节气,再望望门前的树木。窗外的风,似乎更懂得人心,

欢快地吹着,一片片叶儿如同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,忽上忽下,飞舞出秋天的一个个美好而祥和的梦。

春来花开时,花去秋已到,岁月所走过的痕迹,大自然无疑是最为清楚而深刻的。一场雨浇灭了先前的暑热,一阵风使秋天变得清旷而悠然。一排老树,一湾溪水,几片曼舞的树叶,是那樣的惹人爱怜,引人遐想。

秋天也承载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,是门前的枯藤老树昏鸦,是不远处的小桥流水人家,是无边落木下的一抹萧瑟,是夜半时分的一阵秋声。一年四季中最欢快的大概是秋季了,从立秋、处暑、白露到秋分、寒露、霜降,简直美丽极了,每一个节气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清晨路边花草上浅浅的露珠,晌午时分飘飞摇曳着柳条,夕阳园林中泛黄的秋叶,不都深深浅浅地记录着秋天吗?

从一片落叶里,感知到的是一个浩瀚的天地。与草木

一同成长,与落叶飞花共同呼吸,与大自然保持一致节奏和韵调,同欢笑也同悲伤。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或许,这才是落叶,才是秋天吧。

你能从一片落叶里,读到一种谦卑与无私。在春夏的蓬勃里,它们充当的只是一种龙套角色,作为花朵的一种点缀,人们喜欢花朵,却很少留意到若若无叶的帮衬,花朵的美又将何以呈现?田里的禾谷在此时缓缓地走向丰盈和成熟,而落叶却悄无声息地走向别离。就连告别,落叶也没有一丝多余的顾虑与惆怅,在风雨的摧枯拉朽中淬炼,默默地化为一抔来年春天的泥土。

一叶落而知天下秋,如同预言一样,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姿态,提醒着夏天已经走到尾声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,是一种态度,是明白世事规律后的一种从容与踏实。

微风迎面吹来,一片叶子随风飘去,我知道,那叶儿上承载着的是整个秋天的希望。

## 酸涩的野果

◆刘君

儿时,家前屋后真正栽果树的没几家。记忆中只有一户人家栽了一棵梨树,尽管在他家屋山头,但紧靠着水塘,他家人常在水塘边干活,根本没机会下手。我家倒是有一株杏树,非常高,每年杏花开得很好,但结的果子咋样,仰着脖子看酸了也不太清楚,只有等果实熟透自然落地,才会与蚂蚁抢食。后来,一个熊孩子实在憋不住馋,爬树去摘,爬到一半,摔了下来。尽管没人追究我家作为树主人的责任,我爸还是气狠狠地找人把树锯了,后来连根也刨了。

还好有那几株野梨子树和毛桃树。毛桃子成熟了是否很甜?不知道。馋嘴的我们从来没有等到毛桃成熟,便把它们一个个吃下肚了,偶尔幸运碰着藏在密叶中的一两个桃尖尖稍带红色的,确实比较甜,果肉也柔软。唉,我们为什么没有耐心等待毛桃子成熟呢?

我们同样没耐心等待梨子成熟,也不敢等它们成熟,有鸟儿与我们争食!那些鸟儿真厉害,不怕酸不怕涩,我们就不行了。好不容易爬上高高的野梨子树,连枝折了扔下。树下仰头痴望的立即四下散开,一人抢一枝飞快揪下那硬硬的褐色小梨子揣进兜里。乡亲们称野梨子为“糖溜子”,可哪有糖甜?现在才知道它叫“棠梨子”,是落叶乔木,枝常有刺。

野梨子可真小,也

真涩。我们从兜里抓出一大把,从中挑出稍大点的,颜色稍淡点的,小心咬开,只要有淡淡的甜,就眯起眼细细享受;实在酸涩得不行,也眯眼,但小眉毛皱得比洋辣子还难看,赶紧吐到地上,还“呸呸”继续狂吐口水。

记忆中橡树很少见,附近几个村庄唯我们村一高埂上有一株,高大挺拔。它太高了,我们看不到果实藏在哪儿,也不敢爬上树,因为高埂下就是一方大水塘。好在这棵树没主人,秋天,我们用两根长竹竿绑起来照着树枝胡乱敲打,“噗噗噗”,听声音就知道有不少果子落下来了,还有的直接砸在头上和脸上。顾不上疼,赶紧蹲下来在草丛中找,使劲掰扯掉那一圈褐色的“短外套”,一个个橡树果子屁股皱如树皮,外壳其余部分很光滑,一咬就裂开来。不过,橡栗的味道真不行,尤其是嫩的,苦涩得很。老些的有点粉也有点甜,放火里烧熟,滋味要好些。

更多的橡子被我们用火柴从底部戳进去,做成陀螺玩了,我们比赛谁的陀螺转得时间久,玩得亦乐乎,也有大人凑热闹露一手,但各家的妈妈常把火柴藏起来,怕被我们偷去做陀螺。

我们称橡子为橡栗,但哪有板栗好吃?只是我们嘴太馋而已。记忆中的那些野果,酸涩如童年。

## 采菱儿时秋

◆胡新波(江西)

中秋前后是菱角成熟之时,妻子从菜市场提回一袋新鲜菱角,甘甜清脆,品尝间不由想起那清静河湾的采菱趣事。

鄱阳湖附近的水乡,百步一池,半里一塘。秋收后,农忙的节奏慢了下来,靠水吃水,为了打牙祭,大人小孩把目光盯上了菱角。野菱扎根于河边的湿地,在水边悄然播种又悄然生长,她的花儿不像荷花般硕大鲜艳,只是零星、怯生生地开着。

菱角何纤纤,菱叶何田田。采菱时家乡人多乘着宽不过一米的小船,因水不深,手上只是支一根长长的竹竿。泛过羽毛状的菱叶,竹竿轻轻一挑,连叶带藤一起捞上船,船尾的孩童这时忙着摘下牛角形状的菱角,菱的藤茎便随意抛洒在船后的尾浪,泛起阵阵时光涟漪。

菱角又名水栗、菱实、沙角,熟果上有四个角,坚如钢针。对付菱角吃货的办法可多了,坐在小船上,孩子们忙

着摘菱吃菱,先把尖角掰断,用河水洗净后直接放入口中,大门牙一磕,果肉就滑进了嘴里,这时的菱肉冰凉脆甜,吃上几个就会使满嘴牙黑不溜秋,惹人发笑。聪明的小孩还会将咬成两半的菱角对着一敲,藏在菱儿角上的肉就掉出来了。

晚风撕去雾霭一角,船头堆着小山般的红绿菱角,该回家了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,煨鲜菱,加点新栗或白果,这是最好的;不然,加糖亦可,不过口味不如前者。除了生吃,经过蒸煮后的菱角糯糯粉粉,更能激起人们的食欲。菱角的油亮外表经过开水的洗礼蜕变成暗紫或棕黄,香气扑鼻,小孩围坐在八仙桌上,期待的眼神中菱角的温度逐渐转凉。

小时候母亲也会把菱米和其他菜肴一起烧煮,有时菱



米烧鱼汤,有时菱米炒青椒,有时菱米炖排骨。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把菱米晒干磨成粉,在来不及做早餐时可以用开水冲泡饮食。在有客人来的情况下,母亲会将菱粉、糯米粉兑上凉白开,加上白糖搅拌均匀后放进蒸笼,切块后就是成型的菱粉糕,着实美味。

春华秋实,菱角是记忆中的“水上庄稼”,他们在水中繁衍生息,被一方水土养育,也反哺一方乡人。尽管离开家乡多年,在明月茫茫下、菱米糯糯间,那记忆中的曲曲欢歌、缕缕秋风都是拭不去的人间清欢。

